

# 城市剧场中的艺术排演

## ——上海双年展中的城市变迁

### Arts Rehearsal in the City——City in the Shanghai Biennale

张晴

**【摘要】**上海双年展是上海的文化名片。作为现代城市与艺术的实验室，上双依托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构成与文化的特殊性，从当代中国艺术经验出发，积极调动中国的文化资源和艺术媒体发展的最新成果，以自身视野思考世界艺术和全球化城市问题的种种境遇。以历届上海双年展学术主题作为考察城市现状与发展的切入点，成为观察艺术家眼中城市变迁与城市问题的最好途径。

**【关键词】**上海双年展 城市 当代艺术

**Abstract:** As a modern city and art laboratory, Shanghai Biennale has become the best view to observe the urban changing in the eyes of artists. In the article, we look the Biennale academic subjects as a entry point to analysis the previous status of the Shanghai.

**Keywords:** Shanghai Biennial, city, contemporary art

2010年的春天，上海世博会在上海拉开帷幕，并以平均每天50万人次的入园密度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理想式口号“Better city, Better life”。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人史无前例的关注到“城市”这个名词。

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之迅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见过的奇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2003年已经达到42%，东南沿海已经达到了50%，预计到202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将近50%，2050年将达到75%。城市在快速扩

张的过程中展现给我们丰富的可能性，其涵义也变得更加复杂。

上海——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既具传统文化生态，又面向世界先锋理念；她承载着近现代中国文化的积淀，记录着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的民族脚印，同时充当着当代中国对外沟通与交流的第一门户，有着最强劲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势头、最庞大的人才集聚群体。多重特质决定了上海不可避免的成为各种文化形式、文化派别及文化产业最先产生与发展的土壤。双年展这种全球化当代艺术运作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当代艺术展览最重要的指针，在上海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十分自然。

双年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展览，更非美术馆或博物馆举办的特展，它是建立于具有高度开放性结构中的一种大型公共艺术活动，其中充满着备受争议的特质，被赋予学术主题的精神、全球化艺术观念与形式的发展，以呈现地域性与国别性的多重样貌。双年展本着翻天覆地的本质独领百年时代风骚，其所掀起的强大的艺术浪潮，在21世纪已排山倒海，席卷全球——“双年展效应”，俨然已成为当今各国的艺术符码与文化盛事。双年展作为大型艺术活动均与城市发生密切联系，具有当代艺术问题的辩论、揭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同时双年展也是一体两面的文化看版：在着重以普通对象所衍发的平凡生活作为多元化主题的探索下，如今看似充满国际视野包容性的外貌，却也饱含着与生俱来的民族心理的异己性，这种特征无疑对上海多重复杂的城市文化发展和身份辨别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双年展作为上海的城市艺术代言，近十多年以来与这座城市及文化研究关联密切，成为上海最具当代性、国际性、学术性的实验室，云集全世界艺术家、艺术观念、表现形式最为全面的平台。以历届上双学术主题作为考察城市现状与发展的切入点，成为观察艺术家眼中城市变迁与城市问题的最好途径。

## 1 “海上·上海”——重拾的城市旧梦

今天，在中国“主动”对外交流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织中，上海以经济繁荣发展的崭新姿态，正逐渐重拾旧梦，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上海在新一轮城市发展浪潮中改头换面：城市原有的“三界四方”式向更大、更广泛的城市格局转换，国内外的人才大规模向上海流动。在跨国资本与文化竞争中，各国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纷纷伴随着自身资本的投入又一起抢滩上海。在上海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与新的城市信心中，过去的文化和变革沉积也成为积极或消极的一部分遗存；同时新的当代城市文化的互动与混血均形成了今天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不可避免的增加了上海城市身份的识别力及其城市文化溯源的模糊性。正如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所说：“城市历史的某些时刻会经历其突然、强烈的形式变迁，这时刻就会产生一些断层，城市在刹那间变得如此陌生，即使对它的居民而言。那谁又知道她将会向什么样的新的状态发展呢？”

在这样的复杂且多样的城市记忆和文化交织下的上海，在再一次向前挺进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回头试图寻找今天城市文化的源头所在：是江南水乡式的中国传统？是殖民时期上海滩的繁荣？还是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标杆”和“试验场”？上海的城市发展历程和城市文化的复杂性，既是特殊的，又是当代中国有着和上海相似经历和疑惑的城市的缩影。

如果把上海近一个世纪前的殖民历史幻影作为其现代性的特征去重新发掘海上和上海的文化特质的愿望，便很容易流于以记忆之幻影附会现实，甚至在现实中重建此幻影的意图。事实上，从2000年以来不断滋长的关于上海的电影、电视和出版物中，可以目睹大量对上海风花雪月的追忆和对那个珠光溢彩的过去的赞美。这一切仿佛为上海的文化主体性找到了一个重新生长的基点，并由此勾连起20世纪两端的历史飞跃。然而，上海的文化建设却绝不能停留在对80年前海上文化的回忆中。一方面，上海应勃发那种曾经创立最早的艺术教育和电影事业，产生过新兴木刻与孤岛文学，孕育过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张爱玲等历史代表人物的生命活力，重建那种吸引过左联与新月派、决澜社与神州国光社这样截然不同文化集群的巨大包容性。另一方面，它更着眼于新时期的文化际遇，继续凸现出国际大都市文化气质与都市精神本相，并深入都市现实日常生活中开放性地显现自身的文化性格。

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将视角锁定在“海上·上

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试图通过艺术的形式对上海历史与文化的溯源与回望，对上海城市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的现代性”进行学术演绎，挖掘上海的城市新特质。

建筑师张永和的《上海新里弄住宅》，把“海上一上海”带回到上海城市的躯体内部——从新里弄住宅来回应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特有的经验——“一种特殊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作品为三张图纸和根据展厅作出概念性的新里弄住宅设计，图纸被陈列在巨大的玻璃橱窗内，另一头有一个住宅小模型。他以现成的展厅空间为实验基地来模拟上海的城市空间，在地上画了新里弄堂住宅的平面图，部分空间的剖面片段从材料到颜色与展厅浑然一体，试图体现新与旧、内与外、传统与现代等现实空间的关系和矛盾，直接用上海百年居住演变中点亮“海上一上海”两个不同时段中产生城市空间的特征及其建筑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改造住宅来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是上海这座城市永恒的课题。因此，张永和的《上海新里弄住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艺术推广奖”。

黄永砅的作品《沙的银行或银行的沙》具有他一贯的批判性和讽刺性的思路。作品用沙做成的1923年设计的汇丰银行的大型建筑模型，他想随着沙不断洒落，整个建筑还原成一堆沙，最终由于技术缘故此建筑巍然屹立。其意是针对百年经济与政治角逐中从被动殖民的历史向主动被殖民的经验的写照。他另一件参展作品《帽子的灯罩》是在美术馆北厅中央顶上取下的六角形灯罩，将之根据一顶欧洲殖民时代的帽子样式改装而成。最初是想把“这两件作品可以看作是互补的两个点：一个是大体量、本意是触目但却易损的，另一个是轻巧、透明而不易察觉的。这两件作品都是受英国跑马厅建筑样式的启发而创作的，令人回忆并关注与之相关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如果说这个“建筑”是上海市民视觉上的禁忌，那么那顶“帽子”则是上海市民心理上的阴影，上海这座城市与城市人在不知不觉中生活在被迷惑的想象世界中，这就是与生俱来全球化城市的基因所致，直至今日，它是无法切断这条多彩的“脐带”了。

艺术家的作品在重温上海繁华旧梦的同时，也在寻找着上海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这种开放性与多元性为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而这种以多元交融为基础的上海的现代性往往被视为一种文化创新的象征，从“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开始，上海双年展形成了她独特的学术视野，即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经验出发，演练、表述、思考和检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问题。

## 2 “都市营造”——历史与现实的冲突

“以前上海愚园路上有一个面条馄饨小摊，一张木桌歪歪扭扭地放在人行道的梧桐树下，在小摊的左右有五家装饰时尚且有空调的小吃店，即使在高温 40℃，还是有许多居民在烈日下的小摊上吃面、吃馄饨，甚至还有老年人在此喝酒，小摊的老板也在烈日下陪喝酒者谈笑风生。我每次看到这个场景，仿佛感到时光倒流，社会的变化对他们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如同中国传统生活中的活化石一般，从容地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习惯中，这种坦荡的从容和乐观，使人们看到了一种千金难买的中国平民生活的真情和本色。正因为真情和本色在，所以他们能在烈日下感受到幸福和自如。可是迫不及待的街坊改造，使小摊，包括左右五家小吃店都会消失，新造的高楼中都变成肯德基、比萨饼店、咖啡店……”

踏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社会人际关系的变化，导致科技与文化的变化。建筑业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无论是国家大规模开发的基础设施，还是大型建设项目，都围绕着都市化的进程。无论是长城内外，还是大江南北，中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地，这既包含着国家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又包含着不断丧失地方文脉、历史特征的代价。在中国都市营造的现实中，中小城市拷贝大都市，小县城拷贝中小城市，乡村拷贝小县城的基本模式，在全国上下迅猛推进。因此，只要大都市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问题也会传染给各中小城市、小县城、乡村的规划与建筑的决策和实施。在城市历史和建筑历史中，中国常常为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建筑特色千差万别而深感骄傲，而在今天看来，这种统一模式的规划与建筑正在自我消灭城市文化、历史和民族建筑的特征，形成了建设与保存的矛盾，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与冲突的问题。因此“都市营造”涉及面向 21 世纪中国的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精神、风俗等问题。因而，对本土化和全球性二者关系的重新认识，对密集与趋同中如何保持个性的存在，正显露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谈中国的都市化，上海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标志性城市。所以，在上海讨论中国都市化的进程，讨论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问题是非常恰当的。

2002 年第四届上海双年展从“整体艺术”这一最新艺术文化走向出发，以“都市营造”（Urban Creation）作为主题，把国际范围内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最新创作汇聚

在同一空间，共同探讨与审视当代都市文化的综合景观。“都市营造”表达了对传统建筑文化思想的传承，更表达了对今日都市人文空间的思考与建构，这一主题包含着在文化上以本土命名修正“全球化”的一种努力。

参展艺术家与建筑师共同探讨都市与建筑的营造焦点问题，诸如：都市与人类的关系、都市与社会的关系、都市与生活的关系、都市与观念的关系、都市与未来的关系、都市与理想的关系。正如克劳斯·贝森巴赫（Klaus Blesenbach）在策展时告诉我的：对于都市营造，都市空间与都市表达的理论探讨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将所谈论的城市虚化、抽象化或是一般化。如果要把上海硬套到上文中去理解并把她放在某个固定的框架里去和其他情况而不是和她自身的发展做比较，只会得到一个毫无意义的重复。上海唯一真实的参照物就是她自身。

### 2.1 想象于都市之外

当人们在讨论如何去“都市营造”时都市已病入膏肓了，在无法医治的都市，许多建筑师与艺术家逃离了危险的都市，把各自的天才揉碎于都市之外。法国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已 80 多岁了，他是这届上双中年龄最大的艺术家。他为上海双年展做的《太空城市》悬挂在一楼大厅，像神话再现似的来到人间。他问我这个作品好不好？我说，哪天我们真的可以居住在太空城市就更好了！当然也可以快乐的告别人间的“都市营造”了。

徐冰的《会飞的字》把中国文字的意象变迁以“鸟”这一文字“放飞”在弗莱德曼的《太空城市》之间。观众仰首“太空城市”时也联结着“文字营造”时，领略到东西双重意象与想象中都市之外的美学；同时，也让人们重返伊甸园式的生活状态。

德国艺术家安德烈·亚戈斯基（Andreas Gursky）的以超大场面摄影而闻名于世。他的《上海 2000》是针对 21 世纪以来上海在浦江两岸疯狂的建造摩天大楼作为跨国公司办公楼的摄影，他把建筑内部设计的复杂与单一而造成透视中的不可视和透视中消失点的模糊性，通过他高超的艺术表达力变成一个可视的平面。使观众在他的作品前感受到海市蜃楼的视觉震撼（图 1）。

奥地利建筑师君特·多明尼戈（Günther Domenig）的作品《虚拟“鸟”装置模型》是对人类原始梦想的模仿——飞翔的冲动。尽管这个仿佛大鸟的笨重机械模型让人一见如故——最直接的线索是伟大的梦想建筑师利布希·伍茨的纸上设计“空中巴黎”，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天空的征服欲望一直是建筑师、艺术家乃至每一个普通



图1 安德烈·亚戈斯基作品《上海2000》

人的心病。在展厅中，“大鸟”就像它所模仿的对象一样被悬挂于空中；而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一个玻璃箱里，另一个相似的模型《石屋模型》又被近距离的展示在我们面前。与悬挂在空中高高在上的飞翔之姿不同，玻璃箱中的“大鸟”更显凝重、沉稳，但又不失空灵之态，它繁复的空间变化充斥着解构主义的元素，每一个细部都让人惊叹设计师超乎常人的空间把握能力和天马行空般不受约束的想象力。这是一座谨严有序的“实验室”。

## 2.2 都市作为反营造的例证

当代文化批评家常常以都市作为反营造的例证，形成了“城长的烦恼”的普遍观点，并为此批判了百年之久。建筑师与艺术家则运用讽刺的语言再度揭示“都市无法营造”的现实及其悲剧。

泰国艺术家纳文·拉万侗库（Navin Rawanchaikul）针对都市中反映出人群和汽车泛滥的困扰与批评，从1995年起创立了《纳文画像·曼谷》把曼谷的交通阻塞等对城市市井的反感用漫画的手法画进出租车中，把出租车的空间改换成美术馆的展厅。他为上海双年展也画了有关上海城市交通中的现状，在上海的出租车中展览。而在展厅是

把他以往的“汽车漫画”吊挂起来，让观众如同穿梭于车水马龙之间。

韩国艺术家郑然斗针对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概念化进行了猛力的批评。他的《长青塔》对同一楼中34户居民在同一建筑空间的家居设计与生活状态的现状进行反讽。当我们见到34户居民如同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之中，能够清楚地看出，近日的建筑设计与家人设计给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与想象的束缚。因此，“都市营造”在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变成了新的乌托邦。

## 2.3 再见吧！都市

拒绝都市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建筑师与艺术家以重建乡土的精神探索着一条环保生态中的艺术与建筑，在原始功能中发现美感，批判“为艺术而艺术”，进而批判“为都市造都市”的惯性。日本艺术家坂茂（Shigeru Ban）是一位对20世纪的历史、战争、灾难、生态、环保等诸方面均有人文关怀的建筑师。坂茂曾告诉我：“冷战之后的一代建筑师应该为少数人工作，如种族矛盾的受害者和无家可归的人。”因此，他在上海双年展上是用可口可乐的瓶子搭建穹形的建筑。这件作品还专门去做了瓶盖的接插件。他本人没有到现场来做作品，他的助手按照建筑草图在二楼白厅中搭建出这件作品。在搭建的过程中，我曾建议他先把大的形状造成之后，用尼龙绳固定其建筑。搭了三天其形状变动了，从力学上看有倒塌的危险，我再次劝其助手不但要外面拉绳借力固定还要在建筑里面搭支撑架，以确保其固定。最后，到了午夜一声巨响从展厅中传出，我立即跑到现场，发现其建筑已夷为平地，所有日本助手都跪在地板上啼哭。我想，明天就是开幕式了，再搭建一定来不及了，只能将之“未完成”的现场保留在展厅中，让观众们看到坂茂为了利用“再生材料”而设计的现场，可以想象他的心愿已经实现“都市营造”了。

古巴艺术家洛斯·卡平特罗斯小组（Los Carpinteros，原意是木匠）的作品《便携式城市》把世界各地建筑样式，如灯塔、教堂、美国国会大厦、医院等等造型用铝和尼龙皮做得像“蒙古仓”似的（图2）。这些亦幻亦真的建筑理念是艺术家探讨便携式的都市营造。

日本建筑师川保正是日本“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善于运用废旧的木材、竹子脚手架来应对灾难泛滥，他借用这些材料可以使人类对造成的城市破坏得以反思。他为上海双年展所做的《人民公园》是用中国传统的毛竹脚手架在上海美术馆的南门搭建。许多路人与观众还以为美术馆正在大修，可是，这个不为人所重视的现场让人们把



图2 洛斯·卡平特罗斯小组作品《便携式城市》

平视的目光回到我们这座城市营造的起源，把他的建筑理念与“当地性”与“社会性”水乳交融在一体现了。

## 2.4 上海快车

关于《上海快车》，纽约 PS1 的总监阿莱娜（Alana）告诉我，卡特琳娜·西弗丁（Katharina Sieverding）在杜塞尔多夫学院学习时师从约瑟夫·博伊于斯和提奥·奥托。她运用摄影、电影的手段来创造大型的、大众传媒的形象。她那纪念碑式的肖像占用了一块广告牌的面积，在照片冲洗过程中经特殊处理而形成的抽象形象超越了种族、性别和年龄。通过改变媒体中发现的形象，西弗丁探究科技发达国家的社会取代现象，同时也关注中国、东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及南非洲的自由问题。西弗丁把自己带有异国情调的化妆的肖像和马雷纳·狄尔特瑞查 1932 年主演的黑白影片《上海快车》中所穿的鞋子和衣裙并放在一起。这些作品可使两者的创造性关系成为可能，在两个外国民族之间找到了她艺术实践的主观位置。

“马达思班”乘上了“上海快车”，他们的建筑设计活跃在世纪之交的上海，参展作品《北外滩》是将环保的理念融入新都市与新农村的设计之中。材料的运用一直都体现着建筑设计师的人文立场，他们创造性地将生产“草坪”嵌入到“都市营造”的肌理之中，并成功的运用在北外滩地区的设计之中，这些“草坪”犹如都市中的活细胞巧妙地使上海新一轮的都市设计充满了活力。

杨振中的《我吹！》是一个互动影像装置。上海的南京东路是号称“中华第一条街”的步行街。他用影片中女孩与观众互动吹气来推拉南京东路街景，也就是说，观众是通过用力“吹气”的力度进行行走的速度的。正因为这一个“吹气”的过程，让上海双年展的展厅与上海的街景

在互动中重叠，并在亦真亦幻的影像重叠中探讨都市与大众自身的关系。

陈邵雄的作品《911》是以“911”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反讽摩天大楼给人类建筑带来不安全的现实。同时，通过影片中一架飞机无法撞击“东方明珠”塔作为热爱和平的警示。这件作品机智地回应了 21 世纪疯狂都市营造给人类带来的不安与反思。

正如库哈斯坦言道：“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在某一个重要的建筑类型上花钱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我认为媒体是所有产业当中最有凝聚力的，20 世纪是‘拥挤的文化’，21 世纪则是‘传播的文化’。”

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库哈斯建筑语境下的都市，面对疯狂的破坏与荒诞的建筑并存的时代，去探索如何营造都市，这无疑是一个充满着冲突与矛盾的现实，而在这一现实中艺术力量又显得如此单薄乏力，既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又没有文化呼吁的实效，根本没有能力左右所面临的混乱现实。尽管如此，2002 上海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和建筑师还是以自己生活经历和文化理想构筑出都市营造的精神追求，使参展作品去挑战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中的遭遇与彷徨。

## 3 “超设计”——未来的日常

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是一座设计之城。设计这一最贴近日常生活的创造形式将我们引向生活美学、技术美学和社会美学的思考。设计在不断地自我超越，“超设计”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推动者。“超设计”是一种反设计和再设计，是对原有设计概念的反思，是对功利主义设计的反讽和批判。“超设计”以“超怀疑”为前提，这就意味着通过对现实世界中某些虚构部分甚至现实经验的质疑，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展望，而人生和生活方式首先强调的就是存疑与共生。“超设计”源自人自身的艺术意志，“超”既是一种超越，又是一种回归，是人的自由的实践方式，正是在这种“超设计”中，每个人的审美意愿和生存理想得以充分展现，也为我们提供未来城市、未来生活的蓝图。

在以“超设计”为题的 2006 年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中，艺术家们也试图从地缘、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当代美学四个领域诠释当代艺术，借助“超设计”这个视角，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策略与艺术家的鲜明个性，在交互文化语境中得到明确的表达。

意大利艺术家马西莫·巴托利尼（Masimo Bartolini）

的《高出35cm被提升的地面》，这是这届双年展中的点题之作。当时，马西莫向我提出一个方案是要在一个正常的办公室中做这一作品，就是说他需要有一个特别真实的现场感，他在这个空间中提升35cm地平线，对空间进行重构视觉系统与使用功能，使我们面对一个习以为常的空间展开超想象，这就构成了把房间中的物体下降了35cm。我为马西莫在展厅的末端找到了展览部堆什物的仓库，马西莫非常满意，他强调，仓库中的一切什物都按原状保留，不能有任何变化。我答应他了，他就立即动手为这个仓库抬高35cm的地坪。所有的观众最后参观到这一作品时不得不为艺术中的“超设计”所信服，让观众从中领略到超现实和超自然及其超经验的想象及其可能，当这想象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如同摩西莫告诉我们的：飞行的高度能除去地球与人类的联系，同样，物体消失，在天空，同样也是沙漠狂野，造出新的地平线。像用脚而不是双翅飞行。在离开地面35cm处滑翔。这就是马西莫带给“超设计”的惊喜与顿悟。

王兴伟的艺术带有极强的观念性和荒诞的场景，他从不满足传统的整体风格的一致和连贯性让观众对其表达的内容感觉扑朔迷离。他这次的参展作品《简易厕所》的制作材料是如今建筑工地上常见的红、白、蓝相间的纤维制品，也是工人们常用的搭建简易厕所的材料。当然，就像豪华的高级住宅完工后跟建筑工人毫无关系一样，一旦工程完工，这些简易厕所就随同工人一起消失，或进入下一个短暂的旅程。它们被轻轻地抹去，就如同从来没有存在过。可是，难道这不是建筑吗？这不是设计吗？可以说这是当代最为简约的“中国设计”。

在比利时，吕克·狄利（Luc Deleu）常被视为“话题建筑师”。他创造了一系列激进的都市计划，比如《VIP城市》，综合了专制、古典与现代的都市化，表现了社会本身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转型的巨大可能性。《VIP城市》是一张巨大的地图，艺术家在地图上划分所有地球上可居住的表面为不规则的区域，每个区域给每个有2.51人（虚构的世界家庭平均人数）的家庭居住。因为世界人口的增长，相比他在1999年的考虑，最近他把这些区域减少了7%，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艺术家对未来人类社会学的一种遐想。

芬兰建筑大师马蒂·苏洛奈在1968年首次亮相的《未来屋》，不但成为了思想界激荡心灵的未来之途，同时，也是欧美人对休闲度假生活的新发明。在这一思潮的鼓励下，米卡在1998年首创的《未来：面对明天的新姿态》，是人类从地球上的生活如何走向太空的日常生活的假设与实践，也是把未来的环境在太空船上日常化和历史化相结合。至少，未来给我们提出的可能是，让我们在“超设计”中人人都可以成为航天英雄。

另一位芬兰艺术家埃尔卡·哈尔索（Ilkka Halso）的参展作品《自然之馆——博物馆》系列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博物馆课题，当中国还在论证古城风貌保护及文化遗址保护之时，没有想到对自然界如何保护。在疯狂地推进城市化建设的今天，多少土地河流，多少乡镇风貌，多少自然景观在所谓的城市规划中彻底改变了模样。我估计在中国30年之后才能反思中国自然界的风貌保护，并将之列于自然的博物馆。其实，今天如能在城市中保留一块自然景观，再过30年，这个景观就变成了“自然剧场”了，中国何日能意识到这一点呢？埃尔卡·哈尔索通过“超设计”向中国提问。

#### 4 “快城快客”——难觅的乡愁

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后，从只有2km<sup>2</sup>的小城向外不断地延伸与扩展，建筑也不停地增高。从1949年的80km<sup>2</sup>到今天的6340km<sup>2</sup>，再到规划上海都市圈10万余km<sup>2</sup>①，上天入地快速移动着的城市大都市圈（metropolitan area）和城市群的边缘线（group cities region），使上海及上海都市圈的规划与建筑疯狂地扩容，“因城市间功能聚集、运作协同，点、圈、线式空间结构布局日趋突出而形成的新型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②随即，移民蜂拥上海，使这座城市像雨后春笋在黄浦江两岸节节攀高。在世人的目光中，“快城”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惊奇与魔力（图3）。

与之相对应的，上海这座城市急速膨胀的移民人口，从最初的五方杂处到华洋杂居；从1843年的20万人③到1852年的54.4万人；从1949年的545.5万人④到今天

① 吴瑞君. 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发展战略与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95.

② 引自[日]木内信藏. 城市地理学研究. 古今书院, 1951.

③ 熊月之. 说上海人. 万川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227. 也可参考施坚雅的研究, 1843年中国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92个, 排在前10名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 上海排名第12, 第11名是天津. 北京最多, 有85万人, 上海仅20多万人. [美]施坚雅.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 王旭等译.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94.

④ 邹依仁.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7.

2100 万人，流动人口 400 万人（在上海 400 多万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就占一半以上）<sup>①</sup>，每天流动人口 200 万人。<sup>②</sup> 历经几次移民高潮，移民的流动量快速飙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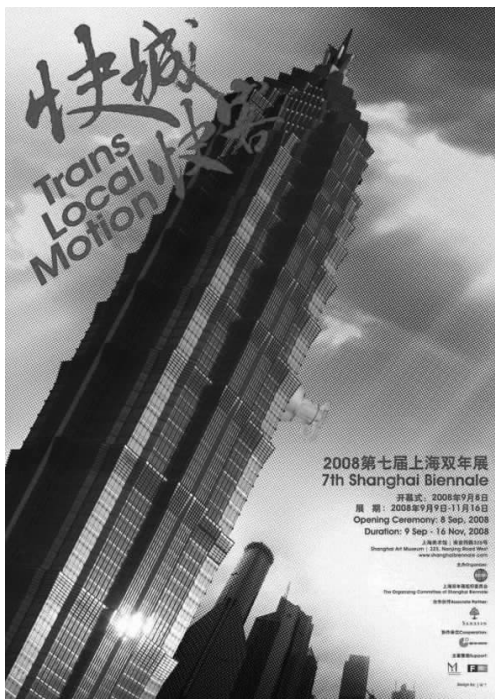


图3 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快城快客》

“快城快客”成为当今上海及其他超大城市中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快城”是上海现代化的发动机，那么，“快客”就是上海现代化的动力源。2008年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快城快客”正是以城市人作为对象，将移民作为主体，进而揭示城市迅捷变化中人群的多元身份；通过“外乡人与城里人”空间迁徙的观点，“移民与市民”身份转换的观念，以及“过客与主人”家园融入的观感这三个层面，切入城市与移民的命题，突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关怀，回溯移民文化与城市历史的关系，剖析港口与移民、资本与移民、贸易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展示今日国际大都市中“积极移民”与文化融入的新趋势，探索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在城市框架中的现实与经验；在与移民城市相应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下，勾勒出人口快捷流动和城市急速膨胀的动态，由此进一步思考城市是否能让生活更美好，移民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快城”的不断发展、“快客”的迁徙流通过程中，当代艺术将提供一种记录、一种观照

和一种反思。展览由若干主题组成，包括“人民广场”、“迁徙家园”、“移居时代”和“记忆码头”。从各个侧面反映着“快城快客”的主题。而人民广场的主题更是将快城与快客锁定在一个人们很熟悉且固定的地方，使得作品更具有感染力。

#### 4.1 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是上海重要的标志性公共空间，也是百年上海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各种历史力量流转、交汇的现场。“人民广场”更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通过对人民广场的调查研究，我们与艺术家们一起勾画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肖像，呈现出中国当下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流动。

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正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中国正飞速地从农业化的社会转向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都市——城市不但成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且也是无数个体寻求自我发展、实现自我的愿望之地。在人民广场，人们可以发现诸多与“转换”这一概念相关的场景和主题，例如象征着老上海文化的跑马厅、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大世界等建筑，它们见证了上海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变迁；令人眼花缭乱的跨国品牌广告、日新月异的超级建筑从天而降，洋溢着高昂乐观的情绪。上海是一座不断追求高度的城市，也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城市。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文化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上海大剧院、上海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所提供的文化盛宴，也体现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所展现的城市建设远景，甚至体现为外地移民的不断涌入、人山人海的外地游客和流动人口经营的摊点上，以及正在渐渐编织起的一种全新的海派文化。

##### (1) 伤感记忆与历史忧郁

人民广场的历史变迁引发了艺术家的历史忧郁与伤感记忆。

从林铨居的参展作品《瞬间回忆：上海水稻田计划》中，我们可以历史地看人民广场这片土地。在建立上海第三个跑马场之前，这里是一个村庄，是一片庄稼，是一池芦花荡，是一片诗意的江南景色。由于跑马场的建立和静安寺路的延伸，彻底改变了这块土地的容貌与功能。乡村

① 崔桂林. 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俞克明. 现代上海研究论丛(4).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481.

② 《上海经济年鉴2007》.

的民居变成了摩天大厦，乡间的田埂变成了马路，水稻变成了骏马，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这就是1843年以来人民广场的变迁缩影，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多重记忆的写照。林铨居以“晴耕雨读”的视角溯源了人民广场在“上海学”中的地貌更迭，以考古中的地层学方式来复原人民广场的原貌，以在上海美术馆东门前12个花坛中播种水稻来回应我们脚下已经失去的“快稻快香”。

井士剑的《移城》以一系列火车真实在场的形式，在“上海双年展站”演绎了一场“青春叙事”，揭示了20世纪60~70年代那场举国上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铸就了千万知青的青春之歌。将“出城”与“进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思考与判断，它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迁移的表象，人作为快客的饱满激情是否包含另外一种意味？历史的重叠意义在此置换成艺术。

王庆松的作品《行李》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开埠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行囊。这些行囊作为每一个快客的符号象征，构成了快城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来自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式样、不同重量的行李也形成了“快城快客”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在展厅中，许多观众在《行李》前驻足深思，甚至流泪。为什么这个作品能打动你呢？因为从1843年以来，无论你是农民、地主、学生，还是从外国来上海的传教士、商人、旅游者等等都能在“行李”中找到自己当年来上海时携带的行囊。故乡的云早已远去，而这几只老式的行李应该是人生与上海融合的节点，“行李”成了“快城快客”的活化石。

刘野是一位童趣盎然的艺术家。他以率真的图像描绘着新中国的童话。《怀念》描述刘野家里的一段故事：“家里有几只旧旅行箱，妈妈说是外婆外公留下的。外公年轻时经常到上海做生意，在上海认识了我外婆。外公常年两地奔波，一是为生意，二是为见他爱的人。有时外婆也来北平看外公。外婆年轻时漂亮又时髦，旅行箱里总是装满了漂亮的衣服和时髦的东西。我没有见过外公，他很年轻就去世了。外婆在我的记忆中也并不清晰。有时我旅行到了上海，看到了那些旧旧的房子和街道，就突然想起了外公和外婆，他们正在林荫道上散步。”留声机般天真而古老的描述，带出一段泛黄的历史记忆，这就是刘野家里留下的“京沪快客”的足迹。

武明中的《国际饭店501》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将国际饭店501房间作为展览现场，在十二扇窗户上安装了葡萄酒的玻璃装置，观众可以通过装置来观看人民广场。70多年来，下榻501房间的客人多数是上海的过客，501房间既目睹了人民广场的历史变迁，也体会着来往房

客的人生百态。同时，在上海美术馆北楼也安装有葡萄酒的玻璃装置，让观众从跑马厅得以与国际饭店501房间一同遥视人民广场。其二是，绘制十二幅作品通过501房间的十二扇窗户观看集物质、奢华、欲望、流动为一体的人民广场，体现了分隔、重叠、整合的综合表达。其三是，透过晃动于葡萄酒中的501房间窗户拍摄人民广场，传达时光流逝的瞬间和微妙的流动感。

## (2) 花开花落与幻想码头

花开花落是百年人民广场的春夏秋冬，人民广场是移民从各自的故乡汇集的幻想码头。马堡中把《花开花落2008.1-8》的视点放置于上海的现在时，让新移民、过客和快客组成一个共同的视觉图像，包括时尚、体育、经济、科技、政治、文学、娱乐等各色人物，以此编织成一个横跨上海历史、现实及未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维空间。为实现对移民城市未来的虚拟想象，作品使用建筑规划的模式来完成对现实存在的真实转换，将历史、现实及未来的内容融为一体，由此造成一个相互穿插的关系。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对比，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将社会的各个层面及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和城市人的新形象和新变化熔铸在一个平台之上。

卢昊在《风景系列》作品中，他以独特的社会学目光捕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变迁，以工笔重彩的方式描绘了人民广场地下商城市民与流动人口的商业交汇点。在3万余平方米的各类店铺中，包括了市民与流动人口共同的生活用品，从物质到精神，这不仅是对人民广场进行力透纸背的洞察，同时也打开了在地平线以下平凡却温情的美好生活画卷，所体现的是日常与超日常联接的快城快客。

周滔的作品《1, 2, 3, 4》拍摄了人民广场40余家店铺公司等单位的员工晨会，并将这些记录影像依据其口令节奏进行整体剪辑和编排。在现代企业管理最具效率模式的表象下，透露出的是人口的快速聚合与流动、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来自市场和效益内核的刺激，集体方式的表象与动机也在随之演化。作品探讨一种群体集结所促成的视觉形态的“风格化”。影像中新移民响亮的口号，就是每天早晨快城快客拉响的汽笛声。

“人民广场”是上海人口流转的中心。“移民”是城市的开拓者与建设者，无论是“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都有权在对现实历史的艺术记录中写下关于自己的一笔。从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学术主题出发，艺术家们的学术思考与艺术实践通过对上海和当代城市的聚焦，已越过了关于移民社会历史中的一般知识，呈现出世界移民的当代特征、移民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能量、移民对历史发



展的重大意义。

“快城快客”这一主题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不同角度的延伸、深化与提升。

## 5 城市规划——一种巡回排演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中把城市当作剧场，把城市中的内容看作是剧场中的巡回排演，十分的生动。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的快速刷新催生了城市内容的巡回排演，如此反复，重新联通历史和未来、过往与未知、追怀与愿望。这种排演成为一种观察城市的新方式、新角度，其最直接表征就是我们的城市规划。

城市体积的快速膨胀、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都确立了城市聚落的中心地位，彰显着人类掌控自然的伟大胜利。这种自我陶醉就像兴奋剂推到人类的血液中，城市发展和规划在这时显得亢奋且无序。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规划在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频繁出台，中国城市正迅速地走向“规划过度”。众多的规划似乎并没有引导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长，反使城市频繁陷入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中。城市空间建设的大肆开拓已让人手脚难顾，建设背后城市人生活的仓惶、城市文化的贫瘠也更更难顾及。

城市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居住形式，不应该只是裹挟资本的外壳。构筑物质空间的同时更应着眼于城市作为家园的文化内涵，城市中的巡回排演的除了剧场，更应该是城市人这一主角。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蓝本，对于自身城市文化内涵的认识、解读就尤为重要。上海双年展作为这座城市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在城市自我意识认同和重建中不可或缺。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科关注城市物质空间的角度不同，上海双年展对城市、对城市化进程的诠释更广泛，也更细微。上海双年展从2000年创办至今，历经八届，展览主题始终依托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构成与文化的特殊性，从当代中国艺术经验出发，积极调动中国的文化资源和艺术媒体发展的最新成果，以自身视野思考世界艺术和全球化城市问题。涉及城市现代性、城市移民、城市膨胀、城市构建等方面，成为全面检视当代上海、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窗口。

## 6 结语

上海世博会已圆满落幕，向世人展现中国迅速崛起的

同时，世博会上呈现的城市发展先进技术和理念更为上海今后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挑战。如何借鉴世博会带来的先进理念，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未来，有效转化世博成果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后世博时代的上海，在十几年的城市化之后遇到了一个需要再次城市化的过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在上海和中国当代城市迈向新的发展历程中，上双作为城市的文化指针定会在城市规划发展中涂抹艳丽的颜色！在此，我想引用德国慕尼黑历史博物馆前馆长荷·安·柏尼·丹瑞可博士的观点，作为对于上海双年展的一种愿景：

“上海双年展始终围绕着这座城市自1843年以来的文化艺术史，不断构造着自己的身份和历史定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双年展城市，上海将成为：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话语中心，现代性的熔炉，鼓励各学科在社会、文化和思想价值方面展开辩论的城市，理解自己在全球背景下的思想和艺术贡献和责任的城市……”

### 参考文献

- [1] Barker, Emma. *Contemporary cultures of displ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Biennale di Venezia. *La Biennale Di Venezia The Experience of Art*. [1]. Venezia: Marsilio, 2005.
- [3] Cary J. *Technology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 Cambridge: MIT, 1993.
- [4]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and forward by Brian Massumi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 [5] Dhlomo-Mautloa, Bongil. *Biennale Co-Ordinator ADA, 1995*, no. 13: 22-23.
- [6] Di Martino, Enzo. *The History of the Venice Biennale, 1895 - 2007*. Venice: Papiro Arte Venezia, 2007.
- [7] H. W. Janson, Anthony F. Janson, 5th ed. rev. Anthony F. Janson. *History of Art*.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7.
- [8] Inglis, David, and John Hughson. *The Sociology of Art: Ways of Seeing*.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9] Jachec, Nancy. *Politics and Painting at the Venice Biennale, 1948 - 64: Italy and the Idea of Europe*.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art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0] Smith, John A., and Chris Jenks. *Images of Community: Durkheim, Social Systems and the Sociology of Art*. Aldershot: Ashgate, 2000.
- [11] Thomas Y. Levin, Ursula Frohne, Peter Weibel (ed.). *CTRL [SPACE]: Rhetorics of Surveillance from Bentham to Big Brother*. Cambridge, 2002.
- [12] Watson, Sheila E. R. *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13] Wimbledon School of Art. *Venice Biennale*. Wimbledon; Wimbledon School of Art, 2001.
- [14] Wolff, Janet. *The Social Production to Ar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5] 潘公凯等.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M]. 2008.
- [16] 戴安娜·克兰. 文化生产: 媒体与都市艺术 [M]. 赵国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7] 王鲁湘等. 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8]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19]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 [20] G Ellis Burcaw. 博物馆这一行 [M]. 张誉腾等译. 五观艺术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2000.
- [21] 黄光男. 美术馆广角镜 [M]. 台北市立美术馆.
- [22]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全译本) [M]. 吴晗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6.
- [23] 水中天. 96 上海美术双年展学术研讨会文集 [C]. 上海美术馆, 1996.
- [24] 黄怡. 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 [25] 王安忆. 寻找上海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26] 菲利普·科特勒.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 (第9版) [M]. 梅汝和, 梅清豪, 张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7] 施宣圆. 上海 700 年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8] 葛剑雄. 创造人和——略论上海新时期移民战略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 [29] 苏智良. 上海: 近代新文明的形态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 [30] 忻平. 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 - 1937)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31] 熊月之, 马学强, 宴可佳. 上海的外国人 (1842 - 1949)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32] 吴瑞君. 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发展战略与研究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 [33] 邹依仁. 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34] 张开敏. 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 1989.
- [35] 熊月之. 上海通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36] 方增先. 1996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上海美术馆, 1996.
- [37] 方增先. 1998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上海美术馆, 1998.
- [38] 方增先. 2000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
- [39] 方增先. 2002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 [40] 方增先, 许江. 2004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 [41] 方增先, 许江. 2006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 [42] 方增先, 许江. 2008 年上海双年展图录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
- [43] 胡志荣. 1996 年上双年展论文集 [C]. 上海美术馆, 1996.
- [44] 胡志荣. 1998 年上双年展论文集 [C]. 上海美术馆, 1998.